

從越戰和談看寮泰局勢

羅石園

一般都誤認寮國的治亂，繫于越南的和戰，其實這是由下列的錯覺所造成：（一）寮共完全受越共控制，其本身並沒有力量，歷次攻城略地，都是靠入寮的越共軍為主力。（二）越共在面對美越聯軍頗感兵力不敷的情勢下，其所以派兵入寮協助寮共擴大叛亂，是為了保護其經寮入越的補給線——胡志明小徑。（三）寮國既屬越戰的附屬戰場，到主戰場已由和談結束，附屬戰場自無再戰的必要，何況寮共乃越共附庸，其和戰須聽命于河內，一旦越共軍撤出寮境，寮共縱使要繼續作戰也沒有力量。

其實不然，寮共既非聽命于河內，其近年來擴大叛亂的兵力，亦並不完全靠入寮的越共軍，作戰目的，更不限于保護經寮入越的胡志明小徑，主要的，在支援泰共叛亂。有很多跡象顯示：共匪早已完全掌握了寮共，使它與泰共連合，開闢寮泰戰場，在越戰繼續時，用以分散美軍兵力，一旦和結，即可代替越南戰場，繼續在叢林地區糾纏美軍。河內接納詹森以和談結束越戰的聲明後，共匪加緊對寮泰共的支援，更顯示寮泰將成為越南的代替戰場。

副州長，便是利用他號召此一地區的人民。

至于這一帶的山地民族——苗、徭、黎及阿卡、倮黑各族，其居地儘管寮共引起舉世注目，是在一九五二年越共大舉侵入寮境的時候，當時出現寮共軍的旗號，以後又得到參加日内瓦會議國家承認，得以聲據桑怒和風沙里兩省，因此認為他是由越共所豢養而對河內馬首是瞻的。其實早于二次世界大戰時，我遠征軍在緬寮邊境山區即已發現寮共武裝活動，其軍事領導人爲翁裴，黨領導人火天普納——乃滇寮交界地區猛甘的頭人，以猛信南他爲根據地。

雲南陷匪後，共匪設在車里的滇西南邊防區，本以支援寮共、泰共叛亂爲目的，所訓練的基幹團，其成員一是由泰寮共送去接受訓練的青年，一是滇寮交界地區的夷、苗、徭、黎、阿卡、倮黑等各族青年。因爲雲南擺夷與寮人泰人同族，在宋元時代的十二版納王國，其版圖包括滇南、寮北、泰北及緬甸南撣邦，王都設在車里。至二次大戰前，此一地區每年仍派遣代表赴車里朝覲版納王，刀世勳以二十四世版納王，被共匪任命爲西雙版納泰族自治州

，絲毫不會發生主客的隔閡，祇可惜當它着手爲寮泰共在車里訓練幹部的同時，滇邊反共義軍風起雲湧，嚴密控制着湄公河兩岸的滇寮交界地區，使共匪支援寮共的通道完全阻絕，作爲寮共基地的猛信南他亦受到嚴重的威脅。迫使它不得不將寮共交越共豢養，且冒大不韪派遣大部隊卵翼它進入寮國

，所謂親越派的寮共，便是由此形成，與親匪派，土共——民族派鼎立而三

一 從多元到一元化的寮共

至匪俄分裂，寮國參軍團康立部隊以中立派名義發動政變，俄共大力支持，很顯然，康立在寮共中又樹立了親俄的實力派。接着他遭受寮共武裝攻擊，其副手乃端與寮共裏應外合，迫使他不得不率殘部逃出寮共區，這是寮共親匪親越派與屬於民族派的乃端，合力清除親俄派，至于乃端再被整肅，隻身逃到永珍，又顯示民族派亦不容許在寮共區存在，如果寮共陣營裏尚有親越派，亦必定掌握在越共親匪派手中。因為此次越共親俄派與民族派聯合，通過與美國進行越戰和談，不顧親匪派的反對，而寮共立即發表「抗美救國，戰鬥到底」的文告，可見它完全與北平及河內親匪派意見一致。

二 開擴寮、泰戰場的陰謀

如果大家不否認越戰自蘇俄插手後，即鼓勵因此抬頭的親俄派越共主張和談，從去年八月以來，越共民族派亦因損失傷亡慘重，附和親俄派的和談主張，親匪主戰派已漸感到難以壓倒衆議，我們便不能不承認共匪對寮共的整肅——使它由多元變為一元，進而支援泰共武裝叛亂，到去年雨季以後，寮泰共的實力急驟增強，叛亂迅速擴大，這是由于共匪早就預料到河內遲早要與美國以和談結束越戰，在它反對無效時，便以寮泰戰場代替越南戰場，在比越南更不利于美軍的山區，繼續糾纏美軍，使越戰和談完全落空。

今年三月二十七日，美聯社記者從永珍發出的特稿中，指出寮國有兩個

戰場，南戰場的任務在爲北越保衛胡志明小徑；北戰場的任務在擴展寮共領土，這說明寮共歷次發動的攻擊，並非僅限于爲越共保衛補給線而已。要深

入一層看，在寮南戰場，寮共亦另有目的，諸如它對百細、那曲、素旺那等與泰國接壤地區的攻擊，這都是與胡志明小徑安危無關的地區，顯然是爲支援泰共在東北的叛亂而戰，在寮北戰場也是以支援泰共在泰北的叛亂爲首要目的，並不單是領土要求，近來泰北難府和青來府山區苗、僚共黨武裝，便是經由寮北而來的。

在同一報導中，又稱永珍西方人士相信，寮國南北兩戰場戰爭的進行，幾全由越共軍爲主力，寮共僅負佔領的任務。但越共在面對强大美越聯軍展開生死搏鬥，本身已感兵力不足的時候，何以尙能分兵攻略寮泰交界的與越

戰無關地區？這一問題，在芝加哥每日新聞記者從寮國發出的消息中可以找到答案。消息中指出：一位寮國高級將領對他透露：共匪至少有兩營兵力在寮南戰場，另兩個營在寮北戰場，他曾經與共匪軍展開過激烈的戰鬥。

其實共匪在寮國的兵力又何止此數。祇因滇、寮、北越接壤地區犬牙交错，尤其是住在山區的各民族，根本沒有國別觀念，共匪訓練這一區域各民族的青年入寮作戰，究竟是滇人？越人？寮人？誰也無法鑑別。像寮國的猛烏、烏得，與雲南的江城、鎮越，北越的芒巴弄、來州，在歷代都是自然形成一個區域，其鹽、鐵、布、糖均仰賴中國供應，故江城、鎮越爲互市區，各民族雖語言不同，但以夷語（即寮語）爲共同語言，故從語言上亦無法鑑別國籍。

一般對寮共軍中的外國軍隊，指爲越共或匪軍，僅是從其幹部的國籍去辨識，有越籍幹部的稱越共軍，有中共幹部的稱匪軍。其實整個寮共部隊都是由共匪和越共所豢養而成的，其幹部中都有越共和毛共幹部，永珍政府無法指出毛共和越共軍入寮的人數，泰國也無法分辨在泰共中的毛共和越共，其原因便在此，更無怪乎在永珍的外國人，對寮國軍官指稱匪軍入寮作戰未能置信。

三 匪寮泰共與北越主戰派一致

寮、泰共黨武裝都由共匪所豢養掌握，在北越接納美國對越戰和談以來，更可以明白看出。本年三月卅一日，詹森宣佈願與北越進行越戰和談，四月二日，北越「人民軍日報」中尚發表主戰的社論，認定詹森是玩弄和談手法，主張乘勝再戰。但到第二天，河內廣播電台，即播出越共願接納詹森對越戰和談的聲明，這顯然是越共親俄派與民族派聯合，在越共政治局會議中壓倒了親匪主戰派。

河內聲明發出後，在莫斯科與附庸國家中，一致贊同河內接納越戰和談，祇有共匪極力反對。而寮共首領蘇發努馮，在四月十三日發表的文告中，亦號召老撾全國軍民，在「抗美救國」的戰鬥中，要乘勝前進。雖未明白反

對越戰和談，但表示寮共決不妥協。其態度，與共匪及越共親匪主戰派完全一致，其語氣，透露越戰縱使和結，寮共決不接受和談，必將戰鬥到底，這是否是寮共的空言恫嚇？我們不妨再從下列的新聞報導中，證明這一文告並非空言。

據四月十四日中央社香港電：消息靈通人士透露：共匪最近將原用于援越的大量軍需品，轉向寮、泰北部運輸，並有多批軍政幹部滲入寮共、泰共區內，其輸運隊是採分段接力方式，日以繼夜從濱邊轉運寮泰北部。又據「紐約每日專欄」報導：美國中央情報局報告：有兩萬到三萬名共匪部隊駐紮于寮北，最近共匪在華南沿寮越邊界，有大量軍事後勤基地增建。除充實在寮東補給基地外，並在泰國擴大游擊戰，新的戰鬥地區，在泰北沿寮邊的山區——青來府山岳地帶。

很顯然，共匪早就預料到北越將難免有叛背它接納越戰和談的一天，所以早就整肅寮共，開闢寮泰戰場，于今它以援越物資轉移于援助寮共泰共，退可以威迫河內與它一致；進可以用寮泰戰場代替越南戰場，繼續糾纏美軍。在擴大寮泰戰爭的部署上，它以車里為基地，沿湄公河由寮國南他省進軍泰北難府、青來府，更由湄公河西岸緬境進軍青邁府。目前青邁府山區，已有苗、岱泰共叛軍，可能是由此一道路而來。另一路以江城、鎮越為基地，由寮南進軍泰東北——這是泰共的主要巢穴。

一般都認為河內如果與美國成立了越南和平協議，越共勢必撤出寮境，寮共在無力蠢動情況下，便不得不放棄戰爭，但由本文上面的分析，已可瞭然于河內對寮共並無控制力量，由于寮共武裝，大多是共匪所豢養，而支援寮共攻略的外軍，匪軍遠比越共軍衆多。縱使越共從寮撤軍，亦並不影響寮共的戰鬥實力，何況北越入寮部隊掌握在親匪派手中，可能在和談協定從寮撤軍時，他們要拒絕撤退，因為這正是河內親匪主戰派破壞和談的殺手鐗。

越南戰爭從發動到擴大，本是共匪交由北越親匪派執行其「武裝解放政策」的，但自從俄國插手後，親俄派也因此抬頭，但仍無法執行「和平共存」政策。至美國加強轟炸，北越民族派亦漸主放棄戰爭，使親俄派的和平主張，漸呈壓倒親匪派主戰的態勢。此次接納美國和談，顯示親匪派的失勢，共匪控制河內政權力量減退，一旦和談成功，無異說明河內政權一面倒向蘇俄。

，其親匪派勢必遭到整肅。

共匪對越南的和戰，其所以必須竭盡所有力量破壞和談，這因為它不僅是要以戰爭和美國爭奪越南，更須要繼續戰爭，方能和俄國爭奪北越。一旦和平結束越戰，共匪也就失去了北越，河內親匪派也將因此失去政權，遭受到殘酷的整肅。假如和談成功，預料北越親匪派即將與寮共合流，率其入寮部隊，在共匪指揮下與寮泰共合夥，繼續和美軍戰鬥。

四 和談給共黨開闢政治戰場的機會

匪軍既有二萬至三萬人進駐寮北，何以迄未發動大戰？這由于此一地區目前已是雨季，正當農民種植期間，對大部隊活動，雨季甚感不便，且妨礙農民種植。預料匪軍在寮，必將乘雨季協助農民種植，一以使糧食增產，供給軍糧，一以藉此組訓民衆，配合未來戰爭的要求，同時在政府軍控制區發展組織，開擴其政治戰場，俾便與軍事戰場互相呼應。至于寮國鄰接泰邊重地，如回寮、他曲等地的進攻，其目的在開闢寮、泰通道，使支援泰共的補給運輸可以加強。正如泰國內長巴博所稱：「如他曲失陷，寮共部隊，可在四小時內進入泰國。」

共黨在泰國政治戰場上，目前有三條政治戰線：

(一) 在青年羣衆中，已組織泰共青年團。本年三月二十五日，他儂國務院長在記者招待會上宣稱：泰共已組織青年團，其活動是獲得中共匪幫援助的，據警方所獲得的證件，這些青年團員，多為泰國出生的華裔青年。他並指出共黨誘騙兒童赴北平或河內受訓，然後派回泰國工作。在此以前，巴博內長亦宣稱泰國青年被騙入匪區受訓估計萬餘人，現已陸續經寮國返泰，參加泰共叛亂。共匪駐永珍僞大使劉春，便是泰共領導人之一，曾在泰國以為華僑青年補習中文為名，進行吸收泰共黨員工作，所以永珍匪僞大使館，成為泰共吸收青年，指揮叛亂的司令部。

(二) 工人戰線：泰國的工業本極落後，原無工人失業問題，但自美軍以泰國為越戰基地以來，在其海空軍基地僱用當地工人甚多，目前以越戰進行政策。至美國加強轟炸，北越民族派亦漸主放棄戰爭，使親俄派的和平主張，漸呈壓倒親匪派主戰的態勢。此次接納美國和談，顯示親匪派的失勢，共匪控制河內政權一面倒向蘇俄。

社曼谷電：在烏達坡的美空軍基地及板栗邑軍港的泰國工人，已定于現在至

七月之間陸續解僱，如美援道路建築計劃取銷，另有三千五百名工人失業。數月來，耗資一億美元的海港和機場設備，由於這種潛在的解僱影響，盛傳可能發生工潮，很顯然，這是共黨煽動工人反美反政府的好機會。

(三) 加強統戰戰線：泰國陸軍政府，不顧國內任何反對，讓美軍以泰國為越戰基地，進而應美越雙方請求，不惜冒大不韙出兵參加越戰，這根本改變了泰國國防思想——將退讓保存國力的戰略，改變為聯合盟邦，阻敵人于泰國國境之外的戰略。但保守的泰國人，對此大膽改變是非常懷疑的，在野黨更掌握羣衆心理，要求儘速實行大選。雖然共匪豢養的泰共，不斷從其「人民之聲」電台，以廣播煽動反美反政府運動，但經泰政府公佈憲法，定期大選，並苦口婆心，申明美國有阻止共黨于越南的決心，總算是熄滅了政治風暴。到泰共發動武裝叛亂時，也同意大選延期。

而今美國竟貿然宣佈越戰和談，事前並未通知作為美軍基地並出兵參戰的泰國，泰國政府失望，一般泰人對美國阻共黨侵略于泰境外圍的信心動搖，反對黨以此攻擊政府，要求立即進行大選，也振振有詞，親共者在共黨指示下，藉此加強統戰，進行「反美」「反賣國政府」運動，也可以獲得若干泰人的同情。而美國姑息份子，更指摘泰國發佈泰共叛亂消息，是作為延緩大選的藉口，且認為泰國儘早成立民主政府，才是敉平共黨叛亂的基本方略。倒因為果，其實是為共匪赤化泰國作幫兇。

越戰和談，對泰國有如此重大的影響，對寮國更甚。美國在寮境的機場有四十八處，直昇機場百餘處，戰略公路也在各地興修。寮國政府預算，百分之八十五依賴美援，軍費更完全由美援支付，越戰和談，工程陸續停歇，其工人失業問題，裁減軍費問題等——可以作為共黨加強統戰戰線的，較泰國更甚。這都是越戰和談為寮泰所帶來的危機。

五 雨季過後將有大戰

目前這一區域已進入雨季，到十月以後，旱季開始，正是新穀登場，秋高馬肥的時候，共黨必將發動大戰。目前泰國東北部面對寮南地區，除百細、那曲等城市尙掌握在寮國政府部隊手中外，其餘外圍山地，都是寮共出沒區。政府軍控制據點，其聯結點與點的公路線常被切斷，要靠空軍聯絡，如

果美國空軍撤退，據點亦無法保守，寮泰共的寮南泰東北戰場即可聯成一氣。寮北與泰北之間，回寨據點一旦失守，共匪從車里即可沿湄公河長驅直入青來、青邁兩府。

不久以前，消息透露共匪在建築車里經猛信南他入泰的公路。其實此一公路，在一九六三年車里至猛信段便已修築完成，由猛信經南他至離泰北邊城永約八十公里的金果，早有路基，不過是以山澗為主要路線，在雨季無法使用。共匪所修築的，必是就此一路加以整修，也是準備旱季作戰時使用，種種跡象，都可以看出雨季過後，共匪對寮泰將大舉進攻，屆時如越戰和談尚在進行，勢必因此而牽掣談判，縱使和議已結，其烽火亦將從越南轉移至寮泰邊區，正如「紐約每日專欄」記者所說：「越戰和談，會導致東南亞一場範圍更大的戰爭」，且對美軍更加不利。

——上接第34頁——

再看阿拉伯親西方集團首領費賽爾國王，則堅持以政治方式解決中東問題，故極力支持賈林特使調處工作之進行。其所以遲遲不贊成阿拉伯高峯會議之再度召開，其原因固為避免納塞再一次的財政敲詐，也是衷心願見中東和平早日之實現。

最近由於胡笙國王及伊班外長，相繼到達英倫，頻頻與韋爾遜首相及司徒華外相接觸，展開他們的外交活動，可能與中東和談有關。近傳以色列有接受賈林特使之間接談判傳說，雖經以色列加以否認，但無風不起浪，蛛絲馬跡，在在顯示雙方有趣向和談之迹象。

姑不論其遠景如何，但願英美能促成賈林特使初步和平計劃之成功，以便打破一年來的僵局，進而覓致此一地區之永久性和平，自由世界幸甚。

註一・參閱 Time, August 11, 1967

註二・參閱 Time, May 3, 1968

註三・參閱 Time, September 15, 1967

註七・參閱 The Muslim World, Karachi, October 28, 1967

註八・根據中央社南卡羅萊納州查理士敦五月十一日合衆國際電消息

註九・參閱 Time, February 23, 1968

註十一・參閱 Time, March 29, 1968